

# “羌塘之子”的遥望

## ——《遥远的普若岗日》观后感

王君波

寨村落,更不是西子湖畔的小桥流水,它是无人区,是高海拔的无人区,大自然的残酷是这里的主基调。在这里,生命是无比脆弱的。

影片中交叉叙说的几个故事、几个家庭、几个人物,几乎无一不是在和生命抗争。路途的遥远、冰河的阻挡、车辆的四驱加力出故障,谁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临产的孕妇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但即便在如此多的铺垫下,最终没能保住大人孩子的时候,还是令人难以接受,这是“遥远的”另一层含义:空间阻隔带走了所有的希望。更可怕的是,这个故事是如此的真实,普若岗日见证了多少这样的悲剧,这也为后面女主角的蜕变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几乎重复的故事在后面再次上演,但不同的是决定命运的变成了女主角,女主角在向男主角致敬的过程中,做到了之前没有做到的事情,及时出现的挖掘机拯救了生命,也让观众多了些许释怀。

来自区外的基层干部“电话爸爸”扎根双湖,默默奉献十多年,远在四川乡家的妻子第一次来探亲,从下了长途班车的的一声咳嗽开始,就注定了这也是最后一次!极高海拔地区看似普通的感冒一夜之间就夺走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当这位援藏干部不再有任何纠结,决定留在这里的时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曾经的绝望和无助化为了平静的陪伴,恰

如普若岗日的长伴和遥望。

青藏高原环境严酷,生态脆弱,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影片中除了这条清晰的生命线,自始至终还贯穿了一条若隐若现的生态线。影片开头用字幕形式提到在上世纪70年代,这个地区的2000多名牧民因生计问题决定向羌塘进军,向普若岗日地区要草地、要资源,这也拉开了羌塘地区生态保护和人类活动交互发展的序幕。

“羌塘之子”也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逐步退缩,西侧的令戈错由于接纳了大量的冰融水造成了显著扩张,淹没了周围大量的草场,湖面扩展使小小的令戈错中间出现了很多独立小岛,这是内陆流域水文格局的巨大变化。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西藏自治区冰川保护条例》相继出台实施。如今的羌塘草原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潜在的国家公园建设候选者,也是未来世界自然遗产的有力竞争者。

探讨遥远的生命是严肃的,也是沉重的;展示生态思想的变化是积极的,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但终究有些“不接地气”;还好,《遥远的普若岗日》除了带给大家极致的视觉享受外,还有一条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生活线,让大家能随着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详细了解过去十几年来生活变迁。

2005年,我参加了浩浩荡荡的横穿

可可西里综合科学考察,从拉萨出发,到青海省茫崖市结束,但真正的穿越起点就在双湖。我仍清晰记得我们六十人的队伍到了双湖,就在政府大院的会议室和办公室里打地铺,把四头牦牛和十多只羊装上卡车作为深入无人区考察一个半月的基本补给。在双湖的几天,街道上仅有几家开在破旧房子里的小饭馆。

20年过去了,从唯一的“双湖特别区”到全国最年轻的县,“羌塘之子”见证了双湖的跨越式发展,群众的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不止于此,极高海拔的生态搬迁工程方兴未艾,尽管世代居于普若岗日附近的老百姓依依不舍,但也已整体搬迁至更适合生活的拉萨河流域,告别漫长冬日,开启了崭新的生活篇章。

然而,女主角留下了,曾一心想回家乡的区外干部留下了,还有更多的基层干部留下了,遥远的普若岗日有他们的爱,有他们的痛,更有让他们继续坚守的时代使命。近年来,羌塘盆地油气资源勘探国家任务,给双湖带来了新的生机。他们还要继续坚守在这片土地,继续探索保护与合理开发的平衡。

身在无人区,尽知人间事,“羌塘之子”用它独特的无字天书记录了数万年的气候变迁,用它的守护和遥望见证了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希望它能离我们更近,永远不要消失。

### 星空下的古格王朝遗址

次仁桑培 摄

这里并非寂静,而是万物都在言说。我们所仰望的“永恒”山川,从未静止,它只是以人类难以觉察的缓慢节奏,在诉说、在流动、在爱恋,在无尽的碎裂与重组中,完成它生生不息的轮回。更撼动人心的,是冰湖本身:巨大的冰裂纵横恣意、交织成一片既如蛛网般精密、又如神谕般恢宏的纹理;通透的冰体深处隐约可见水流幽暗的脉动,那是大地深藏的生命迹象。

在友人的提议下,我仰面躺下。刹那间,刺骨的寒意瞬间由脊背侵入,高原的阳光慷慨地洒落全身,身体仿佛悬浮于冷与热、天与地、刹那与永恒的交界,恍惚间,冰面澄澈的深处,似有熟悉的身影含笑走来,衣袂间拂动着远古的风。一切归于遗忘,让人分不清这是古是今。

日影西斜,夕阳为连绵的雪峰镀上一层辉煌而温柔的金红,宛如一场盛大而庄严的落幕典礼。回望琼穆岗嘎,它正缓缓沉入靛青色的暮霭,再度化为天际一个静默而巨大的剪影。

踏上归途。风依旧清冽,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被悄然置换。我带走的,并非照片,亦非疲乏,甚至不是那抹惊心动魄的幽蓝。我带走的,是关于“裂隙”的意象——那冰面上蛛网般曼妙而深刻的纹路。它让我窥见:极致的美丽,常与断裂共生;最似凝固的永恒之下,往往涌动着不息的流淌。也让我明白,我们毕生所求的“坚固”与“完满”,或许并非世界的真相。真正的力量,恰如这冰川,在于坦然接受时间的切割,在静止的表象下蕴蓄奔流,在破碎的纹理中,展现其最深邃、最完整生命构图。

归途的灯火渐次亮起,生活在前。我轻轻将一片蓝色的永恒藏纳于血脉之中。从此,当再次困于尘世的局促与喧嚷,只需闭上眼,便能重回那片冰湖,聆听万物密语,摸一摸那永恒的、布满裂痕却依旧完整的脸庞。

### 紫竹林

#### 落日

熊聆邑

檐角衔住最后一缕金暮  
风翻过草地  
芦苇垂着头,数着自己的影子  
云在天边洩开,像打翻的砚台  
墨色轻,橘色重

几只鸟儿剪碎了暮色  
携带着不舍  
老树站成沉默的碑  
风突然停了  
石阶上,青苔还在等待着月光

等到山把落日吞进腹中  
星星便从草叶间苏醒  
走在回家路上  
我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长过炊烟,长过一生

原来,落日没有消失  
它只是换了个地方  
在我们眼睛里,它依旧明亮

## 父辈的西藏 我们的西藏

刘昊林 杨余

女儿。

父亲去世后,她翻遍家中,惊觉三十七年来竟无一张二人合影。巨大的遗憾让她幡然醒悟:爱,不应止于无声的行动,也需要温暖的表达。她在文中对父亲最后的告白:“往后余生,我就是您,我的坚强就是您的坚强,我的快乐就是您的快乐”。她接过的,不仅是父亲的军人身份,更是他的精神内核,并将以更成熟、更完整的方式,将其传递下去。

山上的雪,证了又积;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年轻。父女两人的故事,其实是千千万万个高原军人家族的缩影。他们或许错过了孩子的成长,或许疏于对家人的表达,或许没兑现承诺,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用分离守护了团圆,用沉默承载了山河大爱。

这片高原见证的,不只是风雪中的坚守,更是生命对生命的接力,灵魂对灵魂的映照。当老欧在风雪边关工作时,他不会想到,那份看似严厉的爱已在女儿心中生根发芽;当欧娜在父亲走后翻遍相册时,她也终于懂得,有些传承不需要合影来证明,而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铭刻在每一次选择中的。这就是老西藏精神最动人的地方,它从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一代人用脚步丈量、用生命书写的活的历史。

父亲把青春献给雪域,女儿接过这份使命继续前行。就像高原上倔强的格桑花,在贫瘠的土地上绽放,把最美的色彩留给最蓝的天空。

## 琼穆岗嘎冬日行记

王莉

尽了所有的暖意,变得锋利而粗粝。踏雪的窸窣,自己拉风箱般费力的喘息,是身体与这片天地最初、也最坦诚的交谈。

独自向上,身体的抗议与意志的清醒在缺氧的晕眩中交织。行至半山,云雾忽散,主峰的轮廓毫无预兆地撞入眼帘,雄浑、肃穆,带着一种近乎神性的高贵,令人屏息。忽然了悟,人生何尝不是登山?唯有一阶一履的坚持才可抵达高处,而意义或许不在抵达的瞬间,而是在攀登过程中不停地与自己的内心对话。一年,又一年,时光流逝让我们来不及准备,犹如山下的流水,它带走某些忧伤,也映照某些欢愉,不管你在或不在,都不会为谁停留,但这一刹那的坚持已悄然镌刻进人生的印记,也将沉淀为生命的故事。

所有坚持,仿佛都是为了换取那个不期而遇的瞬间。峰回路转,一片冰湖豁然呈现于眼前。那是一种直击心灵的蓝——非天,非海,像天地凝结的一滴巨泪,澄澈而安静,又像一个被完整冰封的、深蓝色的梦境。那一刻,所有的疲惫与喘息,忽然间都找到了皈依之处。

缓缓踏上湖面,方知世界并非沉默。脚下,一曲曲交响乐正在上演:低沉的“咚咚”,是冰层在压力下的沉吟,宛如远古大地的心跳;清脆的“咔嚓”,是冰晶的碎裂,似星辰在遥远的夜空悄然进溅;灵动的“叮咚”,是暗流在冰床之下轻轻地叩问;还有那绵长不绝的“嗡鸣”,仿佛冰川自身的呼吸与吟唱。我忽然明白:

当双足终于结结实实踏在琼穆岗嘎的冰湖上时,世界骤然被一种辽阔的寂静所笼罩。这寂静并非无声,相反,一切细微的声响——风的低吟、自己的呼吸,以及那仿佛从地心深处传来的、穿越时间的嗡鸣——都在无边的空旷中被放大了,清晰如斯。

琼穆岗嘎,是离拉萨最近的海拔7000米级雪山秘境,位于拉萨市尼木县麻江乡,属于念青唐古拉山脉南端,主峰海拔7048米,是该山脉南端最后一座高峰。冰湖海拔约5300米,每年12月至次

年4月是蓝冰黄金期,冰层厚度达数米,人迹罕至,保留着纯粹的高原自然风貌,除了雪山蓝冰,还能看到藏原羚、岩羊等高原野生动物,以及高山草甸、冰川遗迹等多样地貌。

来时的路上,冬日的阳光穿过舒朗的云,如清泉淌过肩头。风从车窗外掠过,带着枯草与冻土的气息。山路蜿蜒,像一条被随意抛出的银色绸带,松松地绕在山间,路的一边,风将积雪塑成温柔的形态,轻轻填满山的每一处褶皱。

攀登始于山脚。高原的风刹那间褪

图为琼穆岗嘎冰川。

王莉 摄